



新华史海镜鉴丛书

西方看客眼中的中国影像 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写照

蓝衫国度

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 图文版

【英】阿琦波德·立德 | 著
钱峰 | 译



新华出版社

西方看客眼中的中国影像 中国传统社会的真 实 写 照

蓝衫国度

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 图文版

【英】阿绮波德·立德 | 著
钱峰 |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衫国度：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 (英) 立德著；钱峰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ISBN 978-7-5166-1182-1

I. ①蓝… II. ①立… ②钱…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478 号

蓝衫国度：英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

作 者：(英) 阿琦波德·立德 译 者：钱 峰

出版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燕清创意

责任编辑：张 程 张 谦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4.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182-1

定 价：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 录

序.....	(2)
第一章 初访北平：在围城之前.....	(3)
下水道—候补道台—宗教的衰落—北平的精神—花和树—宏伟计划— 劳力浪费—政府的作用—明朝杰出成就与英国河川污染和伦敦雾	
第二章 引航小镇：大沽	(11)
快活的气氛—乡村道路—值得一走—牌匾和纪念碑—大沽人民的热心 肠—谁的责任?	
第三章 八月的烟台	(15)
隐约而时髦—轮廓鲜明—手艺精湛的砖石建筑—娱乐活动匮乏—风景 如画—天主教修女—昆虫活动—传教士的不良影响—原始的劳伦系岩石层	
第四章 上海城墙之上	(21)
垃圾—窥视当地家庭生活—大人物的随从—缫丝—树木—鸟类—抗 霜—梳辫子的人们的礼仪	
第五章 上海城内	(27)
各色人等—黄包车—独轮手推车—大烟鬼—葵花籽—鸟类—北平鸟类 展览会—江湖疗法—乐器—刮舌板	

|||| 蓝衫国度

第六章 深入中国农村地区 (36)

坟墓—抵御狂风—田野—桥梁—宝塔—山丘—乡村工厂—救助病患—将新娘迎回家

第七章 四月的宁波附近 (44)

宁波风景—野生杜鹃花—竹筏—茶园—妇女衣着—寺庙法事—塔郎山—老茶树—美丽的峡谷—发网—漂亮的房屋—鸟窝—雪谷旅行手册—装在洗衣篮里—出乎意外—各种植物—中国人的待客热情—妇女的发簪—最美丽的山谷—湍流—成百上千只爪哇雀—美丽的甬江—前往田东县途中—客栈和免费茶饮—和尚—不同的佛像—旅费

第八章 九月的芜湖 (57)

大宝塔—传教士的居所—荷塘和向日葵小道—美丽的彩色丝绸—鸬鹚—野鸡—石间的黄色百合花—夕照—著名的无底洞—乡村节日—穿蓝色衣衫的男人和红裤子的女人—窥视很多人的生活

第九章 龙宫：宜昌 (62)

砾岩—龙王庙—寺院内—枯燥的乡村—吓人的悬崖峭壁—文佛山—寺庙—地下湖—龙舟—栩栩如生的印度人画像—小和尚—泥泞—陡峭而巧夺天工的峡谷—蝴蝶—蜥蜴—蜻蜓—步行者的天堂

第十章 丰都：中国阎王殿 (71)

毗邻火山的地理位置—鬼城的和尚—遍地寺庙—枯井—阎王爷的两个老婆—大刀—铁井盖—我们的保镖—阎王爷的使者—女信徒—立新桅杆—暴民—法师—漂亮女人—哄堂大笑

第十一章 收入微薄的传教士 (77)

中国内陆和霍士堡先生的教会活动—罗马天主教徒—塔田泽—洪庙场—打箭炉（康定）—嘉定的新教徒—叙府（宜宾）

第十二章 深入中国内地一千五百英里 (87)

建设遇阻—龙门港—清扫宗庙—猎杀野猪—百合花—厨子的婚姻—购买爆米花—织工—长辈的晚餐—炮竹—小费—晨间散步—放肆的苦力—在核桃树下入眠—两名瑞典人遇害—中国年轻绅士和茶—危险横渡—逛庙会—乡村教师—茶老板一家—不合格的邮政服务—拜访中国家庭—农民的煤炭生意—抢劫—祖父大寿—家里的女人—厨子讨价还价的方法—烧纸钱—辫子的历史—走私船—受邀前往寺院用餐—中国礼仪—准备种植鸦片—长辈聚餐—节日繁多—我们应该向您鞠躬吗?—被囚者回来—笼子里的小偷—苦力逃走—厨子结婚

第十三章 中国西部的反洋暴乱 (140)

暴乱的起因—对外国人的猜疑—医生最先遇袭—试着逃走—眼见教会房子被烧毁—装作命不久矣—美国人藏在阁楼里—总督向暴民喊话—都去衙门—暴行—道台的告示—英国总督的公告—军事管制—汶川的袭击活动—手持兵刃的男人—嘉定的破坏活动—逃离雅州—叙府巧遇朋友—从泸州召回—二十处传教士被驱逐

第十四章 暴乱蠢蠢欲动 (149)

总督预计从成都返回—六万人接受检查—欧洲人匆忙撤离—军事管制—女人们离开重庆—苏格兰圣经公会—关进衙门—总督延迟离开—传教士反抗—十几条矛拦住了去路—塔田泽的防卫活动—学生到来—挨家检查暴乱活动

第十五章 “不好的”温塘 (157)

愉快的圣诞节远足—道路上—石灰岩山谷—红色砂岩山丘—地下水文—罂粟—美丽的植被—陡峭的下坡路—精巧的桥梁—硫磺浴—感恩的供品—免费供应—没有深宅大院—上帝对穷人一律免费—观音祠—巫师的快乐之所—三十六个院落—不便之处

|||| 蓝衫国度

第十六章 鲜为人知的边境部落 (164)

我们的旅行者—中国周边—身穿白皮袄的土匪—西藏人对女人以礼相待—乘坐牦牛皮筏子横渡黄河—格洛克人抢劫但并不收受贿赂—遵守法纪—果洛女酋长—仆人的背叛之举—为保安全夜晚上路—横渡长江—极好的军事首领—加入牦牛大篷车之列—两百头牦牛—西藏人的道德准则—罗马天主教徒的使命—改变信仰的可能性—英俊的美尼亚族年轻男子—身穿黑衣的土著居民—妇女为舞会盛装准备—舞蹈、长笛和银饰—土著居民的刺绣—不同的部落—黑苗族

第十七章 桌台布置 (176)

桌面器具—花瓣和绿叶组成的风景—鲜花拼出的蝎子、龙和猫鼬造型—真正的蝴蝶—彩色沙子和锯末—柚子雕成的仙灯—中国人对于颜色的看法

第十八章 传教士在做什么? (181)

镇江的模特女郎学校—九江的女子学校—修女学校—中国女医生—南京大学—医生私人执业的芜湖医院—中国病人的非凡天赋—没疗效不收费—各路开往南昌府的汽船—传教士的房子—中国基督徒修建的教堂—反裹足会议—僧侣改信基督教—从临近寺院搬走的佛像—宫殿遗址用作传教活动—人们受洗的程度—初入教会和咨询的人数增长—“这是为主做事”

第十九章 华中之行：从汉口到香港 (190)

对书籍的需求—放足的女人—将裹足作为个人消遣—中国上校舰长充当翻译—裹足妇女聚会—访问李鸿章—在我的扇子上题词—送给富尔顿医生的礼物—李鸿章直言不讳—在香港城墙上—中国俱乐部的欢呼声—中国人为何发笑—因裹足痛失双脚—女孩子们害怕我们—我们身穿礼服！

第二十章 东南沿海：从澳门到苏杭 (204)

阳光充足、古香古色的澳门—中国女孩打台球—严肃的基督徒聚会—

在葡萄牙俱乐部—嘉年华—轮船公司的免费入场券—伟大的中国社会—了不起的文人家族—广州的船形鞋—满族的花盆底鞋—厦门鞋—语言障碍—妇女聚会—福州是教育中心—美国高校—一流的翻译人员—会馆举行的集会—年轻的改革派—福音堂和妇女集会—征用美丽的中国建筑—道台下令不准再裹足—反叛者梁启超—体格强健的年轻女子—医科学生为裹足辩护—鞋子还是脚?—十分优雅的苏州妇女—浑身淡蓝色衣服—呈现中国时尚—满怀希望离开苏州—中国人的坚定决心—裹足带来的痛苦—“天崩地裂”



空荡荡的宝座在等待一位君主！

龙椅是黑木雕成，上面铺的是黄色锦缎，两旁是画成鸟羽状的木扇。据说扶手旁的箱子里装有皇帝的朝服，龙椅背的雕工和描金手艺都很精湛。

序

一封封令人沮丧的电报接踵而至，天津和北平先后被围城并被解救，还有随后展开的所谓征伐行动，战地记者们详细记录了爱德华·西摩尔爵士（Sir Edward Seymour）麾下“敢死队”（Forlorn Hope）的一举一动。对许多人而言，“义和团运动”（Boxer Movement）为何以及如何在中国兴起？这个问题仍然是难解之谜。为了帮助解开这个谜团，我试着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这个多事之秋掀起之前的大概情形，尤其是此次事件对我们在华外国人所产生的影响，正如我在《亲密接触中国》（Intimate China）一书里尽量将中国人民放在远离外国人的视角审视一般。本书一开始便介绍了北平城衰败和大沽镇停滞不前的景象，旨在用白纸黑字记录下当时中国古香古色的风貌，枯燥的生活，中国人民原因不明的攻击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同样令人费解的听之任之的态度；此外，本书还记录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中国官员的和蔼态度，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势头，直到1900年一枚惊雷从天而降，义和团运动随之席卷中国，在这种社会情形下，有富有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官员的义举，有农民，有瑟瑟发抖的无知女人，也有有识之士。

希望本书的读者至少对今日中国这一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庞贝帝国等文明古国的最后一枚沧海遗珠的诸多可取之处有所认识。

艾丽西娅·比威克·立德
Alicia Bewicke Little

第一章 初访北平：在围城之前

从北平（Peking）回来之后，我仍然觉得北平是我所到过的最美妙的地方。行至天津（Tientsin）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最新引进的泰夫奈式（Thevenet）蒸汽机和铁轨，虽然这些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但仍使我们产生了穿越若干世纪的恍惚之感，因为在三天之前，我们才骑着马跌跌撞撞地驶出北平城门。蒸汽机尖利的汽笛声刺破了天津的城市上空；铁匠抡着锤头在打铁；水兵赶着一群驴和马沿着英式堤岸走着；离领事馆不远的地方，停靠着一艘货真价实的现代军舰，美丽的英国皇家海军军旗在军舰上方飘扬。三天前，一长队黄褐色的双峰骆驼载着我们的行李离开北平，我们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公共卫生设施欠缺的时代，不仅下水道尚未修建，而且类似其他设施也闻所未闻，除了化粪池。化粪池作为公共卫生最新的现代发展事物，大多数北平城门外都能觅其踪影——老城区内皆有，抛去气味不说，光是这些随处可见的化粪池也不免使人怀疑自己即将进入的北平城是否真的如旁人所说的那般讨人喜欢。

厌倦了伦敦，也有几分厌倦了时下流行的美学、卫生学和社会经济学论调，对我这样深受其害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旅居北平更能令人精神振作的了，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在北平，就连奎宁药吃起来味道也是苦的。黄瓦覆顶的皇家宫殿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此时如果一个人站在大理石桥上或者登上煤山远眺，这幅美景自然尽收眼底，这可不是服药的副作用呐！沿途的亭台楼阁色彩斑斓，深蓝色、翠绿色和朱红色交相辉映，上面雕着气势威严的金龙，竟也十分和谐，在这片纯净气氛的烘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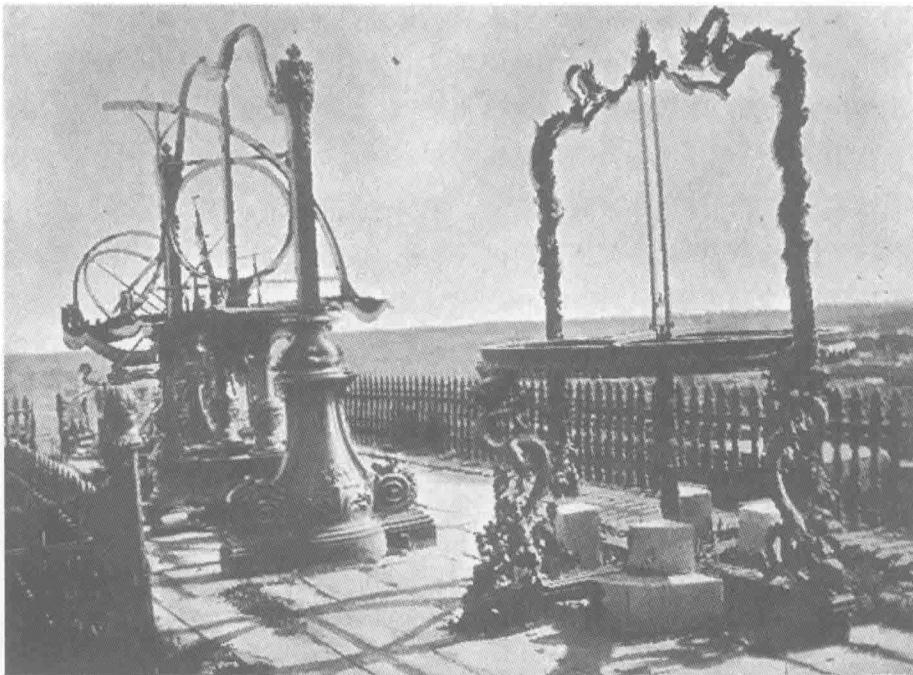
|||| 蓝衫国度

下，就连土墙也是美丽的！我发现，这里的妇女几个世纪以来竟一直穿着长裤和裙裤！我发现，身边的人们没有明显的地域之分，行为上也完全没有激进主义的迹象，但却时刻准备为乘坐着八抬大轿的官员及其轿子后面骑马随行的侍从们让路。



皇宫的入口

我们乘船沿着白河顺流而下，但由于是逆风，行进速度并不快，同行的是一位候补道台及其随从。这位道台双颊呈铁灰色，烟袋不离手，偶尔看看我们，也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从各方面看，他都可能是某一显赫的世袭贵族大家庭里病弱孱孱的后代。不过我试着提醒自己，身边这位是一名等候上任的官员。当时的人们通常能看到事物的外部，而我也只看到了北京贡院（Hall of Grand Triennial Examination）的外部，在这座三年一度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里，中国的男人们追逐着最高的功名，成功者的大名被篆刻在千年不朽的大石碑上供后世敬仰。



壮观的观象台

这些高大的青铜天文仪器在北平城墙上伫立了几百年（四分仪高 15 英尺）。这些仪器被运往德国某博物馆，永远地失去了风采！

在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就是这座贡院，尽管它当时仍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争夺最高功名的地方。与意大利一去不复返的古罗马时代的遗迹相比，这座贡院自有一种更加冷清的废弃之感……走进这座庙宇一般的贡院，你会感觉里面的宗教氛围比中国寺庙还要浓厚；在北平被围之前，中国寺庙每年都要至少举行两场盛大的宗教仪式，不过现在不这样了。在我看来，与中国的佛祖和菩萨相比，西方的阿波罗和丘比特更常受人膜拜。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宗教仪式的踪影。

也许中国人仍信奉佛教、儒教或道教。但在中国待了数月之后，我不再这么觉得了。因为在中国，除了寺庙和神像之外，压根没有宗教存在的痕迹，照这个标准看，罗马仍是异教徒国家。我记得自己在伦敦时曾给外国游客做过导游。我们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时宗教仪式还没有结束。

我带领的这些外国游客中并没有人是基督徒，但肃穆的宗教仪式仍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一位性格活泼的德国女游客低声问：“我可以用小望远镜欣赏一下这座美丽的建筑吗？”如果她在中国孔庙的话，她会为了是否可以使用小望远镜而犹豫吗？我们接着去了下议院；里面的人们正在做祷告。我们随后又来到上议院，但却往里面看一眼都不允许，因为上院议员们还没有做祷告，据门口的警员说，在议员们做祷告之前，任何人不得窥视。“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吗？”一名瑞典教授神情庄重地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否发自内心，我都必须说一句，你们英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中国人对法度的忽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种忽视的态度极其符合人类本性，在华的欧洲人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但在来到中国之前，我从未听过女性说自己周末外出野餐之类的事。在中国，这种行为似乎已是惯例，而并非例外。“这是人们忙里偷闲的一天”，他们纷纷表示。可在烟雾缭绕、雾蒙蒙的英国利物浦或伦敦，这句话说起来就没这么轻巧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哪个国家的欧洲教会会像中国一样门可罗雀呢？我常常会想起一位海关专员的话：“虽然英国人心心念要劝服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却反而更多地被中国人变成了异教徒。”

看着到处是大车店的北平，我不禁好奇这座城市究竟对当初征服它的满洲人产生了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乍看起来，一切似乎令人心生厌恶，除了夸大其词的厌恶之情之外，人们不禁觉得北平的现状的确是可怕的反面教材。俗话说：“中国人的眼里只有钱，除了钱什么都不谈”，这难道是原因所在吗？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除了钱，欧洲人还想从中国带走什么。就连奉命宣扬“爱财是万恶之源”的传教士在很多情况下也似乎沾染了爱财的习气。

北平城有很多景色迷人的苗圃。我们从苗圃旁经过的时候，看见里面鲜花满园。每个从苗圃走出来的人手里都捧满了晚香玉。苗圃的正门（即前门）口摆满了一排排待售的花枝，花朵开得正旺。中国人似乎只欣赏花朵的香味，只喜欢那些香气浓烈馥郁的花，幸好他们天生拥有明辨愉悦气

味的嗅觉。对于令人不快的气味，他们却似乎无意采取祛除的措施。

站在城墙上看，北平城看起来更像一座公园，而不是人口众多的城市，城内到处是树木，其中很多树木堪称枝叶繁茂。一些宫殿前面种着成排的美丽树木，几乎每座房子的院子里都至少栽有一棵树，如果院子面积较大的话，甚至是树木满院。的确，如果北平城按照理想状态发展，如果还像从前一样的话，我想不出有哪座城市比它更加壮丽。整个城市规划实在是气势宏伟。尤其是站在遥遥相对的钟楼（Bell Tower）和鼓楼（Drum Tower）上纵观全城的话，整个城市的景观和比例安排绝佳，既凸显了距离感，又突出了细节。本来鼓楼或鼓楼的阳台单独来看并不引人注目，但从这个角度望去，对面的阳台却似乎成了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阳台。的确，蒙古人在英国人特别不擅长的领域似乎尤为出色；如果是忽必烈（Kublai Khan）统治的话，他绝不会批准英国法院和大英帝国研究院（Imperial Institute）的选址。可能历史上从未有哪座城市比得上北平城的恢弘气势：整体城市布局庞大而宏伟。对于北平这座我们经常从书中了解其过去历史的城市而言，这尤为有趣，过去的统治者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周围全都是奢华之物——不求舒适，但求华丽——他们很少想出去走走，即便外出，身边也簇拥着随从或侍卫，平民百姓休得近前，生怕老百姓的呼吸声惊扰了他们的大驾。我能想象一些心肠较软的女人和思想较为开明的男人从轿子里朝外看，或者透过车帘的缝隙满怀同情地望着车外的平民百姓，这些老百姓肢体不全，患有皮肤病，有时身上仅披着一件缀满补丁的破衣服，衣不蔽体，然而尽管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这些人却不肯为改善生活条件做出一丝努力。北平街道上似乎到处是吵吵嚷嚷的人，也许是那些大人物的手下。他们一副随时打斗和做出无礼之举的架势。一回到守卫森严的深宅大院，方才轿里那位养尊处优的上等人的同情心很快便会转化为厌恶或冷漠，就像阳光被枝繁叶茂的树木所淹没。街上不时有五官清秀、举止矜持和面露微笑的蒙古妇女乘车经过，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这座城市和街道，一如中世纪和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安静且善良的人们。

没有人告诉我们忽必烈或他的继承者是否清理过这座城市或适当地管



蒙古男子



蒙古女子

理过城市风貌。然而我是怀着深深的惋惜之情离开北平的，这样一座结构精妙和气势宏伟的城市竟然沦落至此。在返回通州（Tung-Chow）途中，我内心不禁产生了一股怒火，大街上脏乱不堪，到处是车辙印和垃圾，沉重的车辆在路上艰难前进，就像船只在海上遇到了风暴，马和骡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前拉；面色黝黑、身体强壮的男人打赤膊在车后拼命往前推。这幅奋力前行的场景年复一年地上演，人类动用蛮力将马车或手推车拖出泥辙，这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这样的车辙原本就不该存在。没有人怀疑体力劳动的高尚。可是体力必须得到合理利用，而不是被白白浪费。通州的道路该修修了！到时候人畜都能各尽其用，不用再像现在这样挥洒血汗才能活命，而是给自己和其他同行带来百倍的收获。我看到的是男人们疤痕累累的身体，是未老先衰的脸庞，是他们粗鲁的举止。我看到的是圣文森特孤儿院的修女们所照料的孩子们满脸病容，头上长疮，眼睛也不好。人们说中国的穷人并不痛苦，而是哈哈大笑，无忧无虑。他们觉得黑人奴隶也是如此，也是充满了笑声。可是我们谁愿意和黑人奴隶易地而处，或者现在就和中国困难重重的劳苦人民交换一下位置呢？中国穷苦人

民的悲惨现状压得我日益喘不过气来。因为这种状况并不是由气候、土壤或性格造成的。如果政府允许的话，很快就会有有识之士出面修缮道路，维持交通秩序，并清除其他众多交通障碍，到时候势必会给进出北平城的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中世纪，当时意大利的阿马尔菲（Amalfi）街道到处是石阶，十分狭窄，通常还非常昏暗，因而往前每走一步都冒着遭遇歹徒袭击的危险，如果没有侍从跟随，贵族少女压根无法单独外出，而且也根本走不成，因为动辄就会弄脏身上的白裙和玷污自己的名节。相比之下，北平城的规模更大，而且也处于开化程度较低的时代。整个北平弥漫着皇宫的神秘气息，欧洲人之前从未踏足紫禁城，年幼的皇帝也从未离开过这里。据了解，当今的皇太后必定是一位个性坚强、说一不二的女人，而且行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仅仅是热爱权势吗？她是否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些好事？她是否像我们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心系亡夫，母仪天下？她毕竟是个女人。年幼的皇上朝的时候，朝臣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俯首叩拜，她坐在帘子后面一言不发地听着，她是否有时会觉得中国的千年陈规令人窒息呢？或者说，身为一个女人，她是否相信既有秩序，害怕变革呢？可是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如果说她真的下令让塔利亚布主教及其他神父腾出欧洲教堂，只是因为教堂的塔楼能够俯瞰御花园。她特别要求阿玛德·戴维（Armand David）神父将他个人珍藏的中国鸟和教堂里的管风琴完好无损地交给自己。传言说她打算辟教堂为会客厅，专门用来接见外国人。如果真是这样，如果皇太后亲自接见外国人的话，我后来听人说，火车很快便会驶向北平城门，北平这座古城很快也会成为历史，焕发出像其他城市一样的新面貌。

这么做会有好处吗？我想起了白金汉宫管家对我说过的话：“波斯沙皇很有绅士的派头，星期天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度过”，这难免令人遗憾。在很多国家，嫔妃们通常会观看芭蕾舞，以显示她们正在欧洲化，就像北平城这座古城的情形一样。

可是用毫无偏见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我看到人和牲口费力地驾着马车或推着手推车沿碎石路前行的时候，内心就会